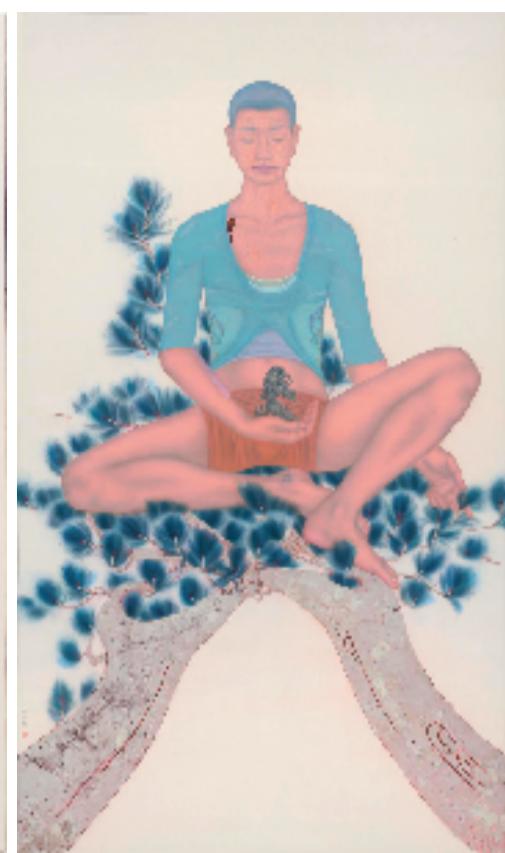


周乐《温暖如故》170×112cm 2019年



祝铮鸣《独乐》115×198cm 绢本设色 2022年

(上接第2版)

传承于临摹 创新于科技

正如石涛所言：“古者识之具也，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。”临摹的价值在于通过反复研习经典，掌握笔墨语言的内在规律，进而为创新奠定基础。正是这种“师古而不泥古”的精神，使得中国画在千年的传承中始终保持生生之力。

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陈相锋告诉记者，他本次参展的作品主要是近十年来的临摹写生，尤其是从写生里汲取一些当今中国画的形式语言问题：“我们在现在的西方绘画语言系统之外，更加要去理解和重构中国画在宋元时期的观物方式、笔墨技法范式等。这一整套思维方式，其实在现在我们的创作语系里逐渐模糊、分离，所以这也是我

在创作和教学里最为重视的一个点。”

在展览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幅题为《AI东坡觅乡愁》的作品。画面中，苏东坡宽松的衣袍下是机械的脖颈与手臂，东坡思故乡而不能归，于是“发功”将手中的筇杖激活成一枝翠竹的惊梦时刻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郑力介绍道，“机器人苏东坡的脸是符号不能动，可以改的是他的衣服没有遮挡的部分。我在赵孟頫《苏东坡像》画作的基础上，为其装上了机械脖子、机械手脚以及头上的驱动中枢。这样改下来，机械部分的布局也更匀称和合理。”主角既定，郑力便将东坡设置在自己的强项“园林”场景之中。屏风既是园林的室内布局

的重要形式，又能描绘出多重关联的主题，于是中间主屏画上了苏东坡的故乡——四川眉山。从其故乡的地标“亭子”望向远处的青绿山水，与屏风画中的故乡水墨山水形成镜像。屏风左折下的孤舟意指苏东坡“身如不系之舟”的坎坷命运。

广州画院专职画家罗玉鑫在此次展出的作品《红云》中，画了一群色彩炽烈的火烈鸟，效仿古人运用朱砂、勾勒线条的技法，结合新的造型、新的构成方式，并且去除背景，让画面更加纯粹。“我认为越单纯越能触动人心。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，与观者形成共鸣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，潜移默化地影

响他们对于自然保护的观念。”

临摹是中国画传承的重要方式，但临摹与创新并非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临摹是创新的基石，创新是临摹的升华。正如齐白石所言：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”艺术家在临摹中汲取传统养分，进而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实现创新。这种“以古为师，以今为用”的创作路径，使得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中国画的临摹传统不仅是技法传承的基石，更是推动艺术创新的隐性动力。在人物、山水、花鸟三大画科中，临摹与创新的互动关系贯穿千年画史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演进逻辑。

汲前人能量 启未来创造

从人物画的形神再造、山水画的笔墨实验到花鸟画的意趣升华，临摹始终是中国画创新的“隐性基因”。它不仅是技法的传承工具，更是艺术史演进的“解码器”——通过临摹，画家在历史长河中与古人对话，在程式与自由、形似与神似、传统与当代的张力中，不断激活中国画的生命力。临摹与创新的共生关系，正是中国画千年不衰的核心密码。

盛天峰在展览前言这样阐释“三师”——师古人、师造化、师本心，从古人中浸淫，去造化中淘漉，最后落定本心，感通、融合和发生，天人交集，三阶递进。古人是时间，是“世”；造化是空间，曰“界”；本心是四方上下往古来今宇宙经纬中的“人”——从甲骨文的裂纹到量子比特的跃迁，三界六合，四海八荒，那个天覆地载血肉著身千载不变的碳基的人。

吴洪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在21世纪的今天，绘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——我们用毛笔、用宣纸的创作逻辑，包括固有的绵延千年的思维，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？它延伸到未来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？甚至是中国画独有的艺术

思考，对于当下世界的艺术发展是不是还能有所裨益？这都是我们这个展览所要思考的问题。

“而‘稽古振今’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应，我们借用了130年前谭嗣同对于当年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提出的一个态度，他希望通过‘稽古’，也就是说从古人、前人那里汲取能量来振奋今天，面向未来。”

余旭红认为：“在全球化对话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语境下，稽古振今的当代意义更显迫切。通过对传统的深入研究和创新实践，中国画能够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发出独特的声音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艺术自新之道。”

杭州·中国画双年展始终以“回眸世纪发展之路，创新国画学术话语，重建当代文化联系，再造东方艺术高峰”为使命。本届“稽古振今”既是对前七届的总结升华，亦是对未来的前瞻宣言——中国画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基因载体，更在固本培元中生生不息，于时代浪潮中再放新声。

据悉，展览持续至3月18日。



刘进安《混沌》259×247cm 纸本水墨 2021年